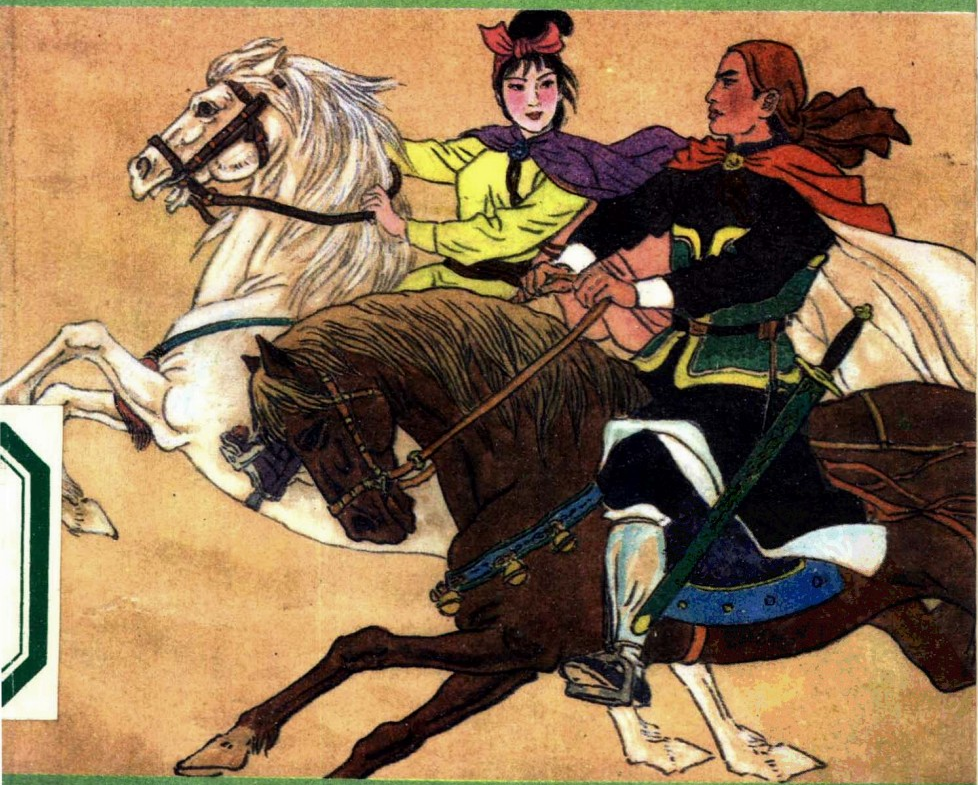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卧虎藏龙

(上)

王度庐 著



520026

卧虎藏龙

(上)

王度庐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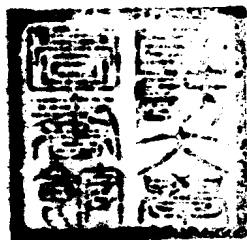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

520031

卧虎藏龙

(下)

王度庐 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卧虎藏龙

WOHU CANG LONG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桂兰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4插图 225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8年9月第1版 1988第1次印刷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72 350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—80523—094—0/I·23 **定价：2.95元**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回 一朵莲花初会玉娇龙
半封书信巧换青冥剑1
- 第二回 舞杖飞镖黄昏战古堡
安弓设网深夜御奇人44
- 第三回 银铮销夜小姐恨鸾音
宝刀生光女侠歼狐首91
- 第四回 冷笑娇嗔深闺索宝剑
灯光鬓影元夜遇情人126
- 第五回 人世艰辛泪辞杨小虎
风沙辽远魂断玉娇龙173
- 第六回 大漠听悲歌寻香惹爱
满城来风雨卧虎藏龙207
- 第七回 门外帐萧郎歌哭拼醉
巷中追艳妇兄妹成仇280
- 第八回 彩舆迎新娘途逢恶虎
香车随宝马私走娇龙319
- 第九回 剑舞身随一身真敌众
鹰翻鹭落双侠各争强355
- 第十回 锵锵刀剑三侠逐一龙
潇潇风雨半夜驱群盗402

- 第十一回** 么麽小丑诡计锁神龙
怪客奇人飞行来巨宅463
- 第十二回** 堕计错寻仇竟逢鸳侶
请君来入瓮大快人心507
- 第十三回** 冰心热泪少妇思雛仇
诡计阴谋老猾设陷阱558
- 第十四回** 礼佛妙峰投崖尽愚孝
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639

· 第九回 ·

剑舞身随一身真敌众
鹰翻鹫落双侠各争强

玉娇龙点点头说：“好！他们再来，我出去跟他们理论，不能在你们这儿打，你放心吧！”掌柜子又深深作揖，玉娇龙又嘱咐说：“快叫伙计给猫拌饭！”掌柜的连声答应，玉娇龙转身进里间去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伙计把猫饭拿来，因为没有现成的猪肝，是用鸡丝拌的，玉娇龙又嫌不好，又叫伙计去换了一壶顶高的香片。伙计又问说：“大爷您吃什么饭？”玉娇龙说：“清蒸鲤鱼、干炸羊肉里脊、溜丸子。那丸子要做得小一点儿，拌肉丝、翅子白菜汤、玫瑰露酒。这些你们还没有现成的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您这也得等一等，我们得上饭庄子叫去！”玉娇龙说：“叫去吧！”店伴皱眉咧嘴地出屋去了。

这里绣香把茶杯冲洗了两三回，才倒了一碗茶送到玉娇龙的面前，她忧愁着悄声又说：“小姐！我还有点儿害怕，待会儿那些个恶霸要来了，可怎么好呀？”玉娇龙摆摆手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别害怕！我这身武艺足能应付他们许多人，只是宝剑有我自己随身携带，丢不了。那首饰匣子里边的书和雪虎，你千万要仔细看着。”绣香点头，又央求着，忧愁地悄声说：“小姐！咱们以后别再惹事了！事情惹的太多了，究竟不好，咱们就谨谨慎慎地走路就是了，走到衡山……”玉娇

龙对绣香这话先是有点生气，把脸儿一沉，但心里转而又一想，就微微叹息，说：“我不是愿意出来惹事，本来这次我离家出来，就是万分的不得已，你是知道的。今天，路上的那几个人有多么轻视咱们！我生平最不受人的轻视。刚才，那赶车的多么可恨，把咱们拉到这儿他又变了主意，并抬出什么黑虎陶宏来吓我，不然我也不能够打他。那什么鲁伯雄，我是恨他姓鲁！”这话把绣香吓了一跳。玉娇龙的脸色阴沉了半天，忽然扭头看见了萧儿雪虎正在低着头吃饭，吃得很香的，她又不禁愁消怒解，微笑了笑。

这时听得院中有脚步杂乱之声，有人站在门前使力地咳嗽，绣香吓得变了色，玉娇龙立时抽出了青冥剑撞出软帘到了外间。只见大门开了，门前站立着四条彪躯大汉，都穿着长衣，却很整齐。其中有一个连鬓胡子相貌极凶恶的人，高高拱手说：“老兄就是刚才跟鲁镖头比武的那位吗？”玉娇龙沉着脸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！”这人又说：“请教贵姓大名？”玉娇龙说：“我先问你！”那人说：“兄弟是双鞭灵官米三爷的盟弟，黑虎陶大爷也是我联盟的弟兄。”玉娇龙说：“我没问别人，我问的是你！”这人说：“我叫常文永，有个人送的绰号叫三支镖，又叫飞镖常，我在江南河北小有名声！”玉娇龙摆摆手说：“少说废话，我叫龙锦春，你现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吧？快点说！”飞镖常说：“我大哥米三爷跟鲁镖头现在聚星楼等你，请你赏光，去饮几盅酒，彼此见个面！”玉娇龙说：“我这里的酒饭快送来了，我屋中还有女眷离不开身。”飞镖常却一笑，说：“龙爷，你还以为我也是不知江湖义气的坏人吗？你贵宝眷在这里，我们决不惊扰。只请你到聚星楼，跟米三爷见面谈一谈，我看你老兄也是位有胆量的汉子，不至于不敢去吧？”玉娇龙冷笑着说：“不用你来激我，你就

在门前等着去吧，我这就同你去。”说着，她又进到里间，将宝剑插在鞘中，手握着宝剑鞘就走出来。她叫飞镖常几个人在前走着，她在后跟随，出了店门，见有的人都用眼来望着她，并且有的在后追随着，似是料定少时必有一场更热闹的决斗。

此时，满天铺着绮锦的晚霞，春风习习，吹着玉娇龙的深灰色的绸夹袍，她气态轩昂，大踏步地走着。人都道她是少年的武师，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名门闺秀。她紧随着飞镖常等人，由北关走到了西关，这里就有一家很大的饭馆，横匾就是“聚星楼”，门前还挂着几条酒旗，写的就是什么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等等的诗句。

飞镖常先叫一个人上去传报，他在这里张着一只胳膊请玉娇龙上楼，玉娇龙一点儿也没有犹豫，畏缩，她一手掠起了衣襟，一手拿着宝剑，咚咚咚地很快地就上了楼上。只见楼上很是宽绰，座位摆设得不少，可是这时座位多半空闲着，只有六七个座客。这几个人一见玉娇龙上了楼，多半都起身转头，只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动。一个是位僧人，年约三十多岁，面上有几颗麻子；还有一个是坐在那里生气，这就是刚才在店中被玉娇龙狠打的那个鲁伯雄。玉娇龙昂然立定了身，只见对方的几个人齐都用眼睛打量她。有个四十岁上下，瘦长身材，有短短黑髯穿着很阔的人，向她抱拳，说：“多承赏光，果然是一请就到，兄弟姓米，草字大彪，在此也是作客。因为学过几手武艺，所以平生最敬慕武艺好的老师傅们，今天听这位彭老弟由路上回来。”他指指旁边站着的一个瞪着眼睛发怒的人，玉娇龙一看，原来就是今天在路上被自己用箭射伤了的那黑脸汉子。又听米大彪说：“才知道阁下武艺绝伦，并且有一口削铜断铁的宝剑，所以仰慕之

极。刚才鲁镖头又来说，他也在店中领教了阁下的武艺，他殊为钦佩。我才差遣我的兄弟将阁下请了来，一来是为大家和解，二来讨教讨教！”玉娇龙一见这双鞭灵官米大彪的态度倒非常和蔼，她也就消了些气，拱拱手说：“不要紧，既然你们认输了，向我来说合，我也不便太逼人过甚。”遂就不等主人落座，她就坐下了。那鲁伯雄却用拳头一擂桌子，震得盘碗乱响，说：“我鲁伯雄走江湖多年，没受过今天这欺辱。其实，你武艺高，我的拳法弱，败在你的手里不算什么。一二年后咱们再见面，再比较。可是今天我原是打的不平！”玉娇龙冷笑着说：“我并没叫你打那不平！”鲁伯雄要往起跳身，举拳，瞪眼，米大彪和别的人赶忙把他拦住；玉娇龙却只坐着冷笑，脸上一点神色也不变。米大彪说：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！”玉娇龙手托着腮，晃摇着头说：“我名叫龙锦春！”米大彪就：“久仰！”又问：“府上？”玉娇龙说：“甘肃省人。”米大彪又问：“这次是由北京来吗？”玉娇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”又一拍桌子说：“你何必细问？”米大彪很诧异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会武艺的人会这样不懂客气的，而且，他真瞧不起这跟娘们似的年轻人竟有一身武艺，就又拱手，带笑说：“不该多问，但既是江湖朋友，如今既肯赏光前来，兄弟倒要细细请教一下。不知尊师是哪一位？武艺学的是内家还是外家？”玉娇龙昂起首来说：“没有人配教给我武艺，只有九华哑侠、江南鹤，他们两人还可以算是我的师兄。”那边的法广立时站起身来了。

米大彪惊讶得变了色，勉强笑一笑，又问说：“我提出两个人来，龙兄可会认识？”玉娇龙问：“什么人呢？”米大彪说：“南宮李慕白，巨鹿俞秀莲。”玉娇龙微微点头说：“知道！他们全是我们一家，但全是我手下的败将。”米大彪一笑又问

说：“江南的静玄禅师呢？”玉娇龙摇头说：“没听人说过，大概是无名之辈，作我的门徒，我也不收！”她的话才一说到这里，蓦不防法广和尚的手指早从侧面点来！玉娇龙眼明手快，“吧”的一声用手将法广打开。此时身后有人抡刀来砍，玉娇龙飞快地躲闪，青冥剑已“呛啷”一声出了鞘，黑脸的姓彭的疾忙将刀抽回，鲁伯雄已举起了凳子向玉娇龙头上摔来，玉娇龙一闪，凳子“咕咚”一声摔在楼板上。法广和尚抽出一只二尺长的判官笔（如笔状，纯钢铸成，专用以点穴。）毒蛇似地刺过来，向玉娇龙的腰际去点；玉娇龙用青冥剑一扫，便把铁笔尖儿削落。鲁伯雄又举起一张小茶几摔来，一下又摔空，别的几个人飞起酒壶瓷碗，向玉娇龙纷纷来打，被玉娇龙用剑斩断，用手接住，用脚踢飞，她尖叫一声：“要出了人命可休怨我！”身如鸟转，剑似鹰翻。

此时又由楼梯上来了十几个人，短刀长枪一齐扑上，玉娇龙手不停，足不歇，剑无破绽，忽而跳到桌子上，忽而又跳去椅子上。她单剑杀得兵刃纷纷断折，如细草之遇严霜，对方的人惊慌着后退，又象狐兔遇着了老虎，刃物交接，桌椅乱倒，杂以受伤的人惨叫，助威的人怒骂，这楼上鼎沸起来，天翻地动起来。忽然有人递给米大彪一对钢鞭，米大彪就站在一张桌上高举双鞭大叫道：“不要乱打，叫我单独一个人斗斗他龙锦春！”法广也分开众人，他仍想以点穴制胜。

此时众人已把玉娇龙给围住了，法广一赶到，没有尖儿的判官笔又往前去点，玉娇龙却抖起了剑光，身子随着剑光跳上了楼栏杆，栏杆之下就是大街，大街上这时也乱极了，都仰着脸往上面瞧，并且都惊慌着。玉娇龙的背脊向后，一脚登栏杆，一脚登着窗棂，她将剑尖向下，当当当的又削断了几件兵刃。忽然米大彪赶来，双鞭向她的脚部打去，玉娇

龙一耸身又跳到一张桌子上，把剑光向米大彪的头上一晃，米大彪赶紧横鞭去迎，“吧哒”一声，钢鞭也被削去了一段。玉娇龙宝剑飞舞，驱开身后及两旁的敌人，恶蟒似的直向米大彪的胸间刺去，米大彪手中只剩一只半钢鞭，他难以招架，只得将身子向后退去，退到背后靠着了楼栏杆。这楼栏杆本来就不很结实，玉娇龙的身轻，踏上去还可以，但却禁不住他用身子去靠，而且玉娇龙的剑逼得太紧，他双鞭实在无法招架，他命在顷刻之间，屁股就不由向后退，就听一声“克叉”“哎哟”栏杆折断了。米大彪的瘦长身子整个飘下了楼去，从两丈多高的楼掉下来，他倒没摔成重伤，可是把几个看热闹的人给压倒了，他的半截钢鞭也撒了手，一钢鞭将对门药铺的招牌打折，半截打晕了一个人的头。街上就大乱，又见有个人由楼上摔下来，是那黑脸彭摔在地下，他已成了半死。

此时楼上许多人都往下乱跑，法广也顺着楼梯跑下来，楼上大概只剩下了玉娇龙。她提剑站在楼上向下一看，下面的飞镖常就一镖向上打去，打得十分准确，但玉娇龙伸手一接，接得也再准确无比。街上的人更乱跑乱喊，少时就有官人赶来了。同时却见有几匹马从西边驰来，马上的人将官人劝阻住，他们七八人一齐下马上了楼。这时玉娇龙独自在楼上，才喘了一口气，忽听得楼梯声响，她赶紧横剑站在楼梯上，却见由下面来了几个人。为首的是年有三十多岁，黑脸膛，短小精悍！穿着青绸大褂，手中只有马鞭，并无兵器，向玉娇龙一拱手，说：“兄弟是黑虎陶宏。”指指身后一条大汉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金刀冯茂。朋友，你先别要逞强，保定府今日已非同昔日。昔日李慕白、俞秀莲、杨小太岁等人曾来此地闹过，我们因是本地土著，顾忌颇多，所以不愿惹

他们。今日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敢来此逞能搅害，我们师徒必不能依！”玉娇龙说：“谁管你依不依，你要怎么样吧？”黑虎陶宏说：“我要跟你比比武，今天时间晚了，我们也没有携带着兵器，请你说下个时间地点吧！你无论战胜了多少人，你也不算英雄，非得你将我陶宏，连我师傅冯四爷也打败，或较个平手，保定府才得由你通过，否则你走不了！”玉娇龙说：“何必另定时间地点呢？就是现在，就是这里。你们取兵刃来跟我动手吧！”黑虎陶宏却摇头说：“这地方狭窄，楼下已有官人来，必不容我们在楼上打架，你若有胆子可以到我家中，我家门前很为宽敞，你的剑法也施展得开。”玉娇龙哼哼一笑，说：“好吧！你们且下楼去等着我吧，我随后便下去。”黑虎陶宏冷笑说：“有金刀冯四爷在此，冯四爷是光明磊落的好汉，我们还能够暗算你吗？你下来！”玉娇龙说：“我从来没听见人说过你们的名姓，谁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东西！”黑虎陶宏与金刀冯茂齐都愤愤地退下了楼梯。

这时天色已然黄昏，对门的商号都不敢点灯；这酒馆的楼下也没有一个酒客，连掌柜带堂倌大概都藏起来了，酒楼下地上扔着断了的钢鞭。米大彪等受伤的人已搀扶到一旁，那些看热闹的人，胆小的是早已跑了，胆子稍大一点的也站在老远的地方。十几名官人的腰刀都已出了鞘，锁链也抖的哗啦哗啦的响，但被黑虎陶宏劝阻住，他说：“不必管我们，私事私办，除只是出了人命，用不着诸位操心。”几个庄丁牵着健马。

那飞镖常是站在一匹马的后头，他手中拿着一支镖，专等着玉娇龙下了楼梯一出酒楼的门，他将冷不防给她一下。可是楼上昏黑，毫无动静，半天也不见玉娇龙下楼。众人都仰着头向上看去，并有人大声骂着：“滚下来，滚下来！不敢

出来了吗？”连骂了许多声，忽见一张桌子由楼上飞下来。陶宏等人赶紧向旁去躲，桌子“吧叉”一声摔在街上，紧接着又有板凳子摔下来，一个庄丁就应声而倒。金刀冯茂暴躁着喊道：“这算什么豪杰？”他要取双刀跑上楼去，忽见楼上随着一只桌子下来一个人，人如飞云腾鹤，剑似闪电虹光，玉娇龙就下了楼。众人不见她是怎样脚踏实地，只见她由庄丁的手中夺了一匹马，跨上向西就跑。飞镖常向着马一镖飞去，玉娇龙反剑一磕，当的一声，钢镖落地，飞镖常的第二只镖又打来，却被玉娇龙接住了打回，一个庄丁就中镖而倒。第三只、第四只，也都多打空了，陶宏冯茂一齐上马喊说：“休走！”玉娇龙在马上扭转纤躯，用剑招点说：“来！……”她的马嘤嘤的向西跑去了。

这里的群马、众人，如潮涌似地忽啦啦的赶去，霎时就出了西关，暮色铺满了原野。玉娇龙却拨马回来，迎着陶宏说：“就在这里战争好不好？”陶宏手中没有兵器，疾忙往后去退，金刀冯茂却手舞双刀，催马向前。此时西边又来了陶家的一队庄丁，打着十几只灯笼，二十多只火把，一片火花灯影照得道旁的树影乱动，越来越近。

金刀冯茂这位深州的好汉，除了曾败在李慕白的手下，生平还没有低头服人；如今他马转刀腾，玉娇龙却剑飞骑纵，马战了五六合，一齐跳下来。冯茂气凶如马，双刀如凤翅展开，左刀削，右刀砍；玉娇龙却伸剑取敌，纵步高飞，如疾风拨云，随来随去。冯茂左刀护住了右刀，换变刀势，横刀斜砍；玉娇龙却闪身直掠，剑如大鹏展翅，力透剑锋，直取冯茂。冯茂身随刀移；玉娇龙也撤步倒剑，静观对方刀势的变化。此时灯影火光已来到了临近，红焰照着娇美的玉娇龙，她原来刚才在酒楼上已脱去了绸衫，将绸衫连剑匣斜

系在背上，辫发也掠在前面，形态极为俊俏。金刀冯茂很愧愤地想：跟一个女儿般的男子交手还不能够得胜，我还算什么豪杰？他的刀法骤变，虎驱一冲，玉娇龙纤腰疾转，宝剑斜掠。

往来斗三四合，忽然黑虎陶宏也由庄丁手中得了双刀，跳下马来杀进。玉娇龙一口剑敌住四件兵器，展开她的十载所得，书中所获的鬼神不测的剑法，嗖嗖嗖轻躯随剑飞舞。此时在灯影里的冯茂与陶宏，简直徒具勇力不能擒敌获胜。鲁伯雄绰了杆枪，常文永拿着一口刀，法广和尚换了一只铁杖，都自两翼袭来。杖抖起来风，枪抖成了花，刀光如闪电。但玉娇龙纵跃旋迴，拒前制后，戮左迎右，一剑复一剑，杀往又杀来。火光中只见她的俏影翩然，而且越杀越紧，剑术步法丝毫不乱，颜色神态，一点不变。

冯茂大怒，喊声：“冲！”立时刀枪和铁杖集中于一面，象一棵铜铁铸成的大树压倒下来。但玉娇龙以青冥剑纷拨，陶宏、常文永、鲁伯雄，又刀折枪损，都惊慌着后退。只剩下两个人与她争斗，却是冯茂和法广。冯茂都不住地喘气了，想不到这小辈如此难制，他真惊讶！记得李慕白剑法不过如此，到底这小辈是个什么人？法广和尚的铁杖是打的时候少，点的着数多，点穴法一百零八手他全都使尽了，即最残忍的“脑户”、“哑门穴”，他全都使力地急快地点去。但不容他的杖头触到玉娇龙的身上，玉娇龙就早已用剑去掠，他恐怕杖被削折，便赶紧又缩回。他也看出来，这年轻人也必精通点穴，自己这手儿武艺到他的眼前无用，所以他也不敢奋勇向前自讨苦吃。只有金刀冯茂虽然直喘，可是越杀越勇，忽然一下，宝剑削断了他左手的刀，他一口刀仍然与玉娇龙拼战。

陶宏等人又换了兵刃上前，庄丁们除了打灯笼举火把的之外，全部抡刀扬棍地齐上，围住了飞剑无敌的玉娇龙。玉娇龙却疾忙抢了一匹马，跨上去她并不走，只举剑大喊：“你们还不肯服输吗？如若你们一拥上前，我可就要胡杀了！杀死了，休怨我龙锦春的手辣。”众庄丁都有些不敢向前。常文勇又放了两只镖，又都被玉娇龙用剑拨落在地下，这样英雄的人，使冯茂、陶宏等人不得不气萎。冯茂就拦住了众人，他一手提着刀在前，高声问道：“龙锦春，你的师父到底是谁？”玉娇龙啐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们问不着！”又微笑了笑，自拍胸脯说：“我呀，我是：潇洒人间一剑仙，青冥宝剑胜龙泉，任凭李俞江南鹤，都要低头求我怜。沙漠飞来一条龙，是神无影鬼无踪，尔辈鼠蛇来侵犯，直似蟋蟀撼泰峰。”娇声婉转地说完了，一手挥剑开路，一手提缰就走。这里几十个手执利器的江湖大汉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去拦她。

玉娇龙于茫茫夜色之间，催马向东北走出了很远，回首去看，那一片灯火已阑珊地向正西去了。玉娇龙也觉得有点累了，她就叫马缓缓地走着，多时才回到了北关那家店铺，店门前挂着只纸灯笼，上写着店的字号。有几个人站在灯下，正张望着，谈着话，一见玉娇龙回来，他们齐都赶紧闪在一边，但齐都仰着头惊诧地瞧着。玉娇龙却不理他们，骑马一直进店，下了马，交给了店伙，说：“这匹马也是我的，好好地看，无论是谁来要，都不许给！”店伙连说：“是，是！”

玉娇龙就提着宝剑走往里院，进到屋中，只见里屋点着两只蜡烛，桌上摆着许多酒菜。绣香下了床，说：“大爷回来啦！菜都冷了！”玉娇龙轻轻说声：“不要紧！”她坐在床上休息，宝剑就放在被褥上，她抱起猫来亲一亲，问说：“我